

杨大群 著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关东演义之一



草头屯恩仇

沈阳出版社

杨大群 著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关东演义之一



草头论 恩仇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头屯恩仇 / 杨大群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2.3

(关东演义; 之一)

ISBN 978-7-5441-4924-2

I. ①草… II. ①杨…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4307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刷者: 抚顺光辉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31

字 数: 3530千字

出版时间: 2012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峰 姚德军

特约编辑: 王冬梅 秋 阳

装帧设计: 天马行空·王 磊 李 峰

责任校对: 赵彦秋 夏 冰 孙 媛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924-2

定 价: 300.00元 (全十册)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024-62564926

E-mail: sy24112447@163.com



作者简介

杨大群，1927年生，辽宁新民人、祖籍山东。吉林大学毕业，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任战地记者。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曾任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创作组组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离休。

出版作品有《关东演义》10部，《义勇军演义》上下部，《战争与命运》4部，《伪满洲国演义》10部，纪实文学《毛岸英》等长短篇小说、故事、散文、诗歌400多篇。总创作作品2000多万字，至今仍笔耕不辍。



本书再版序作者孟广刚与杨大群在一起

孟广刚

2003年当选中国调查员联盟主席

2005年当选中国民间调查行业联盟主席

和谐中国2006年度十大影响力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优秀专家

中国调查行业首席专家、终身研究员

北京凤凰大辽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东演义》再版序



欲寻找点影视创作题材之故，在朋友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干休所大院。正值秋日当空，山楂树果实压满枝头。树荫掩映年久干休小墅，拾步楼廊梯阶叩响了杨先生宅门。

杨大群先生，早年就参加了那场史闻中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作为一名烽火前沿的军旅记者，他写下了大量的通讯文章，以讴歌自己的战友，那些为祖国、为朝鲜人民而英勇捐躯的最可爱的人。

作为毛岸英的亲密战友，在毛岸英牺牲后，是他最早把毛岸英的英雄事迹报道出去；他受之感染，为之动情，为其后来的纪实文学《毛岸英》成书奠定了思想基础。

如同高玉宝、曲波等军旅作家一样，杨大群先生同样经历了战争血与火的洗礼，战斗生活历练了一个革命者的意志。而与他们又有所不同的是，在那样一个烽火硝烟的年代，在以劳苦大众为基础的人民军队中，一个具有大学文化的人自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在近期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毛岸英》中，杨大群这一角色被戴上了眼镜以彰显其知识分子形象。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化是演绎历史的载体，杨大群先生是地地道道喝着辽河水在关东这片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作家。他是地地道道的老关东，他是最早搜集闯关东的故事、研究闯关东历史的

人。他下毕生之大力气研究东北历史，写闯关东，写《伪满洲国演义》，写义勇军燃起抗日烽火。他用笔墨演绎历史，尤为爱写善写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血腥屠杀东北人民，疯狂掠夺东北地区森林、矿产资源，侵略占领中国国土，国民党的不抵抗，以及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题材。

杨大群先生的代表作《关东演义》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共十部，全书近400万字。从宏观上看它就像是清末至抗日战争胜利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东北历史长篇画卷，又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英勇斗争的壮丽史诗。

《关东演义》书中人物鲜活，有血有肉，语言通俗，字里行间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它以辽河岸边穷苦三家人悲欢离合故事开篇，一缕长丝贯全篇。主人公沈建华与地主恶霸彭三蝎子顽强斗争，他在地下党组织的指引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他与八闺女、李银妞、柳叶兰、日伪双料汉奸彭汉贞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爱情纠葛被写得有情有味，引人入胜。书中详实涉及历史人物事件，如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与日本人之间相互利用的错综复杂关系，皇姑屯事件张大帅被炸死，蒋介石拉拢利诱张学良及其东北军搞不抵抗主义，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到东北整顿党的组织、领导煤矿工人罢工、反抗日伪压迫、组织抗日武装。书中更有各类胡匪故事穿插书中，无不精彩纷呈。

《关东演义》让读者回顾历史不忘国耻，不是生硬地宣扬爱国主义精神，而是紧紧抓住真实的历史史料，以历史为依托，交织人物故事。让故事映衬历史，历史事件依托故事还原再现。

“《关东演义》是一部好书，是这段历史太丰富了。”当然这仅仅是杨老的自我谦逊。生活阅历带给杨老历史的灵动，岁月沧桑积累满腹文章。杨老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写《关东演义》的时候，一年多时间，几乎一口气就写出前三部的上百万字；我记得那

年的大年三十是在火车上吃的饺子。”

《关东演义》出版成书，发行二十万套至三十万套，直至八十万套，这就是好书自然畅销的道理。读者来信、来电，求书、问询故事细节，问询书中人物以及后事如何。热浪头上有解放军文艺、沈阳日报等四十多家报刊连载《关东演义》。单田芳、叶景林等评书表演艺术家还把《关东演义》以评书形式在三十几家广播电台联播。热烈的气氛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杂音。有些文艺评论家曾指责作者杨大群。什么“张作霖的一句东北话‘妈拉巴子！’是不讲‘五讲四美’”，还有些人要求作者把张作霖改写成红色军阀，还有人给中宣部、中央新闻办、统战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写了内参，说《关东演义》影响张学良将军回归故里。闹得一时电台停播《关东演义》，很多报刊也停止了连载。

可是，听不到联播的听众被惹火了，看不到后面连载的读者不干了；他们有打电话询问的，有找有关部门理论的，更竟有甚者因听不到《关东演义》联播、看不到连载误将作者告上法庭。当然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笑谈。

既是恢弘大作，既是历史性演义，当然会产生巨大反响：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宣部几经论证，认为史实不偏不倚，故事脉流有源，《关东演义》是一部好作品。《关东演义》终得正确评价，并获得了多个文学大奖。

《关东演义》市场断档二十多年，时间的等待让广大需求此书的读者大失所望。正如大群先生一文中言：“未能再版《关东演义》，使我心中难以平衡，真有些愧对东北老百姓呀，愧对那些帮助我的同志。我更希望东北老乡们能看全这部写家乡生活的书，这就是我一个老写书人的希望。”

文字工作是极其辛苦的劳作，可杨大群先生却是一位特高产作家，现今他已出版长篇系列小说40部，发表中短篇小说、故事、散文、诗歌等400多篇，总共出版发表文字作品2000万字。如此笔耕

不辍，我倒想建议他申请个吉尼斯纪录，以问鼎文冠。

掩卷之余，我仿佛看到柳毛甸下，西辽河在静静地流淌，依稀听到长白山松涛悲亢地吟唱。

孟广刚

2011年

目 录

- 第 一 回 草头屯老沈德夤夜填仓
彭大院无赖汉白昼钻缸001
- 第 二 回 施小惠赠毛驴逢凶化吉
盼得子遭横祸遇喜变忧011
- 第 三 回 两年后再相逢重游旧地
三盅酒一席话暗定机关023
- 第 四 回 劫单轿耍两面美妾落网
受安抚磕响头土匪升官032
- 第 五 回 小团练砸戏班狐假虎威
大闺女听蹦蹦一见钟情039
- 第 六 回 匣话婢话蓬莱比古说今
沈建华识仇恨追根问底050
- 第 七 回 买官位拜把子扩大势力
献骠骠耍手腕升任统领060
- 第 八 回 德义楼饮美酒张榕遇刺
专车厢落绣鞋将军发晕080
- 第 九 回 论功赏张子爵嬉闹圣旨
评民议段公爵逃出奉天098
- 第 十 回 夺兵权施阴谋光棍上当
耍手腕放暗箭名利双收109

- 第十一回 庆寿宴胭脂酒醉倒元帅
叙旧好满车金笑裂大缸124
- 第十二回 创家业置房产终成泡影
舍骨肉投亲朋自跳火坑136
- 第十三回 禀家书捎洋钱祸福难分
霸房产灭人口谋杀二命150
- 第十四回 闹衙门砸鱼缸身入囹圄
看烟筒做晨炊桃投寒舍158
- 第十五回 出大狱恨官府走投无路
割手指骗药膏两小无猜170
- 第十六回 老妈店挨毒打险遭讹诈
仁义居逼画押骗进煤坑180
- 第十七回 暴雨天红土岗偶遇银妞
深秋夜茅屋内畅谈光明190
- 第十八回 考学堂逼主考榜中第二
挥老拳打长腿疾书豪言198
- 第十九回 苦难言愁难诉心灰意冷
心贴心意对意人约黄昏210
- 第二十回 月影下情切切缠绵悲愤
树林中怨幽幽遗恨终身217
- 第二十一回 返故里祭祖坟横行霸道
埋石桩见仇人分外眼红225
- 第二十二回 赛炮仗遭不幸投身军界
劫车马冲坟地三次鸣枪235
- 第二十三回 献枪计笑声中乘虚而入
电报战怒骂下勒索饷银248
- 第二十四回 和事佬不和事煽风点火
亲加亲不相亲大动干戈258
- 第二十五回 长辛店拉锯战尸横遍野
军粮城筑人墙大败奉军271

- 第二十六回 反大帅奉天城民众示威
抢银号大柳字轰动全城283
- 第二十七回 假游行剑刺臂居心莫测
听古琴学书法用意分明291
- 第二十八回 辽河畔血与泪连年灾祸
柳毛甸爱和恨意外重逢301
- 第二十九回 故乡泪旧人怨信誓旦旦
亲人恨愤难平暗夜沉沉309
- 第三十回 热血汉闹庙会痛揭军阀
奇侠女退警官营救书生319
- 第三十一回 截归路借礼帽柳叶定情
出庚帖饮鸡酒胡子聘女331
- 第三十二回 拜天地入洞房完成大礼
宽心面对口吃并不宽心343
- 第三十三回 捧双盅吐实情劝女毁约
秉红烛看宝箱重订山盟355
- 第三十四回 煮喜蛋系红绸老爹报喜
赠耳坠索红绸八姐逞能364

第一回

草头屯老沈德夤夜填仓
彭大院无赖汉白昼钻缸

大辽河流到奉天城以西，再流四百里就是它的尽头渤海了。河面宽敞了，水流得更湍急了，漂在上面的顺河船，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水皮上飞。

在辽河右岸有片一马平川的草地，那是清朝的杀人场，是个人头滚滚的地方。清兵入关灭了明朝之后，奉天定为“龙兴之地”，是清朝的“祖业宏基”的后方。从大辽河左岸到抚顺城划了个大圆圈，圈里埋着清朝创业的两代皇帝，修了两个陵墓，一是奉天北的昭陵，一是奉天东的福陵。这方圆数百里定为“封禁地”，不准老百姓涉足。谁在这里刨一镐，挖一锹，都要治成刨龙鳞、剥龙皮，破坏皇家风水罪。连抚顺地下煤都禁止开采，说那黑色原煤是龙的血液，挖煤是切断龙脉，要满门抄斩，祸灭九族。

住在抚顺的工人，不偷偷挖煤就没法生活下去，但那里看守很严，不断有工人挖煤被抓住。有一次从抚顺千金所解来“破坏龙脉”的一批犯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二百多口子，说是带罪垦荒，谁知押到辽河右岸杀人场问斩。其中有一老矿工，老两口带两个闺女一个儿子，儿子是被麻袋片子裹着抬来的，大概是被打死后抬来过过刀。原来这个老矿工穷得活不下去了，认为在大年三十晚上老煤坑没有人把守，就领着十三岁的儿子，偷偷钻进老煤坑里挖煤。爷俩嘴里叼着煤油灯，摸摸索索挖了两柳条筐煤，谁知刚爬到坑口就被躲在坑口上的官兵抓住了。

斩到老矿工一家了。斩完了第四口，该斩用麻袋片子裹着的这

个人了，鬼头刀砍下去，只听“扑哧”一声，麻袋片子里掉出来一颗草脑袋。刽子手们用四尺长的竹竿子挑着人头插在辽河岸上示众。只有这颗不冒血的草头没有挑走，被人埋在辽河边上。后来凡是从这里经过的人，扛铁锹的就培上一锹土，不带工具的就用手捧一捧土，日久天长就培出个黑土岗子，从此这里就叫草头坟了。

那么老矿工的儿子呢？传说被抓时老矿工一脚把身后的儿子蹬下了坑，官兵守了三天三宿不见人上来。说这煤坑下面通浑河，浑河又通大辽河，大辽河又通海，看来老矿工的儿子漂入大海了。这样官兵才扎个草人当了替身。

清朝末年，关内大批流民闯入关东垦荒，清朝借“招垦”为名，对关东下了“开禁”令。头一拨到草头坟落脚的有从山东蓬莱闯关东的李姓、沈姓、于姓三家子。他们搭了三座柳条子窝棚。窝棚门对着大辽河，近得白天河里漂来的篷帆船，好像紧擦着房檐漂过去。夜里在窝棚口可以看见水皮上星星眨眼，像筛住的小鱼乱蹦乱跳。这里土地肥得用脚一踩直冒油，撒下种子就收到手粮食。在岸上走几步就惊飞成群的野鸡大雁，用网篓子在河里搅几下，就鱼虾满网。总之，草头坟这一带只要肯伸出手去就挨不了饿。

有一天一个管户籍的小官来到草头坟。他骑在马上用鞭子抽打着柳条窝棚，问这地点叫啥名字？窝棚里的人喊道：“草头坟！”那管户籍的小官打马就走了，可能他听错了音，也许觉得这个名字不雅，在落册的时候就写成草头屯了。

当时，李家、沈家、于家，刚搭起猫下人的马架子落下户之后，就相随搬来二三十家子，差不多张王李赵名姓都占全了。草头屯眼下是巨流城东的一个人畜兴旺的小屯子了。自古以来，穷人落下脚，财主就来垒窝。摆横河船的船主彭家，船载车拉运来青砖灰瓦，好像一晃大鞭工夫，在屯子西头平地盖起了一套四合院砖瓦房来了。又从外地雇佣跑腿撂脚汉，刨荒地片，开豆腐房，开烧锅，开油坊，放驴打滚的高利贷，抽头粮，出租土地，简直是用一根绳子把农民捆起来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早在草头屯落户的几辈子人都埋在黄土里了。正当辈的李家还是干木匠活，沈家还是年年种香瓜，于家还是

下大辽河撑船掌舵。李家当家人叫李壮，人称李木匠。他媳妇是个小矮把个子，上嘴唇短，成天笑咪咪地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可是个真金不换的心地善良的女人。李木匠是个性体倔犟的手艺人，和他顺心思对性体的，给你白拉半天大锯也不抱怨一声，不对性体的，你摆满桌子酒席也不给你凿上一凿子。

于家当家人叫于国英，一身好水性。站在大辽河岸上，看水里一翻花，他甩掉身上小布衫，一头扎下水里，眨眼工夫，就抱上一条金翅金鳞大鱼来，因此外号叫鱼鹰子。前年秋天老妈妈被彭家逼死了。他把老人埋在柳毛甸子，双膝大跪“砰砰砰”脑门挨地皮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来头也不回，随着大辽河里的顺河船当了水手，现在是掌大舵的。他生来是个不听邪不怕横、心地宽敞的人，还天生一副好嗓子，拉弦拍板，定准了调门儿，唱起戏文来可是美耳中听。每当大辽河一封冻，他从营口回到草头屯，把自家那两间破房子挂层泥巴，把破窗户糊块纸，鱼叉杆上挑着的小行李卷往凉炕上一甩，转身就去找唱蹦蹦的朋友，走屯串乡唱蹦蹦戏去了。

沈家现在的当家人叫沈德，种香瓜为生。他是个老实透顶的人，四十岁开外了也没娶上个媳妇，人称“沈绝户”。人家说他太老实，骑在他脖梗上，他身子都不敢打一下晃，嫁给他久后要受外人欺负。一直到前年才有人保媒提亲。当地穷人家习惯多在五月榆树挂钱时相亲。媒人偷着约男家躲藏在树后边，被相亲的女家挎着小柳条筐去捋榆钱，当她爬上榆树时，男家就看见女家的手和脚了。手没劲攀不住树枝杈，脚不大踩不住树杈。穷人家娶媳妇为了干活，不相看眉眼嘴巴，相看的是手长脚大。沈德娶了媳妇，两年后媳妇怀了孕。这女人老实厚道，左邻右舍称好，两口子日子过得倒也和美。沈德祖传种手好香瓜，又亲手在草头屯开出五亩香瓜地。那五亩香瓜地每一把土都被他两手攥热了。可这两年，沈德却没摘到筐里一个香瓜。前年香瓜秧刚爬蔓开花，官兵围辽河套捉响马，香瓜地成了跑马场，眨眼工夫几百匹马把香瓜秧踩成烂泥巴。去年大鼻子和小鼻子开仗，这辽河套成了双方炮战的战场，把满地喷香的香瓜，炸成了瓜酱。

这三家房檐搭房檐住在草头屯东头。在草头屯西头，大半条街

都用柳条子圈上了，里面有一座大院套，自称彭大院，住着坐船来的彭姓地主的后代。现在主事的是当屯地主彭钟三，他外号叫三蝎子，意思是在屁股后头长三根毒钩，狠极了。他祖辈是在大辽河摆渡横河船的。京御路通到辽河边上，就得过横河摆渡，车马行人都得上彭家平底平面大船，张口无二价，少一个铜板就把人憋在岸上。抱鸡的交蛋，拉水果的扣下几筐尝尝鲜。彭家人对过河的姑娘媳妇逗逗乐子，对方连眉头都不准皱一下。他们自称是黄带子（皇族），除了京城皇家每年来“龙兴之地”祭祖，他们在路上撒黄土跪迎之外，就没有比他们再大的主子了。

彭三蝎子发财的门路很广，县城和巨流城有买卖。他知道，要发财得有两条路，在官府里能直出直入，在当地响马和红胡子堆里能串门过户。不这样就是树没根，船没舵，蛇没头，人没首，蝎子没钩。在草头屯还开了个豆腐房，方圆十个村屯吃他家豆腐，还用豆腐渣养上百口猪。这样家底越发厚实起来了。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是有名的细长脖彭汉臣，说话细声细气，听着像大肠子断了一样。这小子可是横草不过，比三蝎子还狠，有骚味女人的门槛他没有踢不到的。二儿子叫彭汉庆，长着两条又长又细的腿，干巴得像条瘦狗。三蝎子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彭汉花，高个头，细嘴巴，粉得碌儿的脸蛋像香瓜籽，眉毛细弯，大眼睛还会巧眨巴，柳条小腰一把掐。二女儿叫彭汉草，匀称的身材，黄蜂的细腰，会飞的眼睛，会走的眉毛。由于彭家开豆腐房，豆腐又白又嫩，因此外人送号叫豆腐西施老大、豆腐西施老二。当地方圆百八十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的人咂舌尖，听的人抿嘴笑。这是彭大院的两扇大门，两棵摇钱树。

彭三蝎子有时愁得耷拉脑袋，有时喜得眉毛乱跳。愁的是两个儿子没人拉帮出不了圈，喜的是两个女儿一旦遇见识货的，那就飞黄腾达，连他这个屁眼夹黄豆的——老丈人，也会骑上高头大马。

这年旧历正月二十五日，是当地农家“填仓”的日子。巧手的姑娘们用秫秸皮子，编成犁杖、大车、锹、镐、耙子、扫帚、筐箩、簸箕等农具，还有马、牛、羊、猪、鸡，猫、狗等牲畜，插在一个装红高粱的大碗里，在头三天叫“填小仓”的夜晚，放在米筐

箩和粮囤子里。求的是喜幸，盼的是今春开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填仓”的当天，东天边还没有发白的时辰，农户的当家人用柳条簸箕盛着秫秸灰，在自家院里、地里撒几个大灰圈，这叫做粮食囤子。灰圈撒得滴溜圆，意思是今年粮食满囤、牛马成群。早晨起炕后洗手焚香，全家老少都要嚼一口干饭，意思是今年就不挨饿了。这天妇女手不沾针线活，叫“忌针”，怕的是不小心挑了龙眼晴，掉了龙泪，今年就要遭大涝。

在朦胧夜色中，沈德从草头屯走出来，他两手端着个柳条簸箕，慢蹭蹭走着，嘴里自言自语：老天爷该睁眼了，这场扯不断赶不散的大雾，这么大的树挂，看来今年收棉花，收白皮香瓜……好像一股冷风呛了他一口，冷不丁地闭住了嘴，心像打了坠似的琢磨着自家葫芦头里装着多少白香瓜籽？抬头往自己的香瓜地里看着，拉开脚步紧走。这风俗是祖辈相传下来的，不搞吧，心里不坦然。

当地人看时间，都是看太阳高低起落。太阳从大辽河东岸露头，就是一天的开始。这阵，柳毛甸子那里一眼望不到边的柳树，挂满了白皑皑的树挂，好像从天上落下一块白云彩，把柳树全蒙上了。有几辆大车在走动，前几辆是大骡子、大马四挂铁轱辘车，最后一辆是老牛驾辕、毛驴子拉套的木头轱辘车。车辙沟里铺满了晨霜，车轱辘一轧上去，发出嘎吱啞嘎吱啞的响声。所有的牲口都看不出是啥颜色的，每根毛上都挂着白霜。人们头上戴的大皮帽子，白花花的像一团子雪，甚至人身上一根线头儿也挂着霜，看得出这些大车是从远路来的。

除了沈德，从草头屯里又走出一老一少两个人来。只见那老人用簪子把挑着木匠师傅用的家什篮子，身后跟着个十来岁的孩子，两只手插在袖筒里，猫弓着腰，缩着脖儿朝前走。这是李木匠和他的儿子李顺兴。他们慢吞吞地走着，脚下雪地蹿出了两行脚印。他们虽然身子挨得很近，可是互相间没有说话，是在走哑巴路。他们走进柳毛甸子，拐了几个弯，在香瓜地边上停下了脚步，眨着奇怪的眼神看着。沈德直挺挺地跪在霜地上，两手合十贴在心坎上，紧紧地闭着两眼。李顺兴说了话：“爹，沈德大叔，咋在这下跪？这大雪泡天的，一会儿冻瘫了。”李木匠没吱声，冷不丁地煞住了脚